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包孝肅奏議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包孝肅奏議集卷三

宋　包拯　撰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仗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叙遷如愼鏞等

輩昏饋不才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紊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人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

爲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爲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臣僚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最少抨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内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用提轉長吏官

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内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辯獄訟之冤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涖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茍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壅不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

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
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今朝廷既已輕授又數數更易其
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哉又况庸庸者
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
資序不甚選擇如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智識
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
旦江東令狐挺京西張士安河平席平皆素非幹敏之
才又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

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㣲文不用故
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
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
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
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絶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
約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琰自通判便授閏
州大郡果非理决人至死又聞韓崧知鼎州縁本州控
接蠻界居常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

況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
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伏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
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致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内
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蘇而和氣可召矣
伏望聖慈申命宰府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
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殿最清濁一溷流品不分但以名

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況國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羣吏廉纎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慰薦稱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元之命繫於長吏令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間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繇可不慎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

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者陞為上有舉主三人以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為下等差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失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臣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置廚傳迎送使人及

曲奉過客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非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為准備不敢少懈況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内迎送絶無虚日又何暇路謀訓練哉兼訪聞非人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契丹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覩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

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効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

一考者伏況世禄之胄鮮悖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
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朞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
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
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
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員管勾其猥冗
恣横之輩則惟務誅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
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惡復不能廵歴按
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

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闔掌郡事輯寧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撿頓士寧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寧有何不協只一面按問所劾官況頓士寧與李熈輔有舊恩作本司採擇施行若頓士寧

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
巡檢頓士寧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庶輔到彼審問據
頓士寧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其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
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李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
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强官依公盡
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
理合體量按問今李庶輔乃憑信頓士寧分析一面差
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庶輔與士寧有舊

挾私任性不遵詔勑若令舉劾之妄被誣構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勑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㷀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㷀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别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贓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狀聞

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敘遷或用臣僚薦舉間容濫等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瓜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構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衝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璃不公事跡

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凛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衆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廪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

輕以授人况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付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涖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盖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縁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切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敝則無繇辨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内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以稔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請召還孫甫張瓌

臣近蒙聖恩擢預諫職固讓則有嫌疑之端輕授則有忝冒之媿進退失措罔知寧處伏况諫議之才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起居舍人祕閣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稟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危言篤論可以正闕遺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欲乞特與召還寘之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贄等臺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録用況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爲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之調度不足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未盡復田畝未盡闢諸州長吏尤在得人其間苟且之輩但幹尋常事務趨過目前其經久利害苟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甚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後闕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顧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撫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膂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澈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

大師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敇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擘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便也而中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横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范祥見充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

事歸一局易爲辦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到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

兼糴到斛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況范祥顯著成効可備驅策欲望聖慈允臣前奏特許就除范祥本路轉運副使責其久任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收糴糧斛須管沿邊軍儲大叚有備又免向云入中枉費榷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録用楊紘等

臣讀先朝實録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久當代先帝

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訐非近乎公鑒闕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

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殆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効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選人知虔州

臣伏見虔州據江表上游南控嶺徼兵民財賦素號重

地累歲賊盜充斥如類行者結集匪黨大為民害近方稍息今聞南雄傜賊唐才闕等所至驚擾殺害官吏況封境與本州接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賴才幹長吏以之綏輯備禦昨朝廷特差余靖近復丁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審官院選差有方略强明臣僚往彼知州庶一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河北令録

臣勘會本路州軍令録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曉

民事者甚多見不住體量行遣次右具如前切縁本路久經災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絶凋敝益甚州縣之職尤在得人欲乞當司體量得前件官内如有委實年老及謬懦不曉民故雖無贓私罪犯彰露許令於部下奏舉資序合入之人充替仍乞特降指揮流内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縣令並以奏舉人充判司簿尉亦乞選差所貴疲困之民得其存恤

請廣南添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元無職官處各令置一員闕掌郡事尋蒙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嶺外遐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額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土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擾民力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方綏撫今來銓司祗候合入遠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屬不便竊見頃年以來廣南闕

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已上簿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降指揮令銓司檢詳舊例於江浙荆湖等處近廣路分諸州簿尉中選無公私罪犯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闕官無由倖免異俗得以輯寧

第二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蔭京朝官合該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迹乃舉主者方得差

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至今多日未蒙朝廷施行竊縁嶺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擾撓長吏之任尤在得人況童孺之年未嘗學政不當輕授重困遠民且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職官更相裨贊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員管勾民𤦺惟其害無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本意也兼訪聞所闕職官祗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事理至便俾資闗掌郡務以安異俗伏望聖慈令撿會臣

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乞不用贓吏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汙擿發無日無之洎具案既上或横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只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嘗有臣僚數輩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贓濫只可放令遂便

不可復以官爵其貪殘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並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録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觀察使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為不可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為恣横非次召還縁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為郡以親民

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須依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戚屬之道也其景宗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内外計臣

第一章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明堂禮畢賞賚纔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瀚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澇相繼兼又茶法隨廢商算不行東南州

軍錢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别求才傑之士俾之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為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内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効庶免將來敗事惟陛下留神省察

第二章

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主使之吏近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縁三司使張堯佐早縁恩倖驟階華要任至内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按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又況貪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本朝自祖宗以來當帑廩豐

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慎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哉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别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効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大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惟陛下特留聖意臣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省官

請罷巡驛内官

臣竊見自京至雄州人使館驛專副盡是差鄉民有家產者勾當一年一替仍須是三人已上方可管勾得前及年終亦多逃避者蓋信使往來二番取給實為煩費雖有條貫約束其諸州久例為敝難為止絶鄉民不敢伸訴以此蕩盡產業臣仔細詢問縁更有逐處專切提舉館驛家事内臣每一經過掊撫徼過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籍勢勒索獻遺方可免於刑責臣

伏覩諸路館舍各係所管本軍逐時修葺旣提舉使臣於上秋間方始出巡居常只憑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爲虛設有害無利欲乞今後只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應人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例修飾排辦畢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可不差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暴斂稍得存濟不至逃亡况接伴使副初離京亦可專委沿路因便查檢必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勾當一二年即授閤門祇候替日又得陞擢差遣僥倖恩賞無甚於此況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州部署統轄都監等逐日逐旬點檢按試莫不精專又轉運提刑非次巡歷並開庫一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體問得其提舉使臣只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取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申奏以為巳功虛取優賞誠

為虛設乞行廢罷

包孝肅奏議集卷三

包孝肅奏議集卷四

宋　包拯　撰

去刻薄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

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狥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功効尤無耻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諂左右為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潛伏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

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涉網凝密動罹酷害不下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禀此弊不去為患寖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徼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叚罪名並是摘摭微累不辨虚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謙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練人人相効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

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此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
憫雖欲改過其道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
酒稅逐處官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羡溢民則
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剥為國歛怨無甚於此且朝
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
乃務為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者幸
屬郊禋盛禮大霈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
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寘於法

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户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内生靈之命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抑僥倖

請絶内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内降莫測夤縁盡由請託葢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瀆聖化幸陛下親覽庶政首革兹敝僥榮濫賞人不以倖得今數年以來此路

寖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効以圖榮寵或比緣罪犯尚希横貸伏望聖慈特降詔旨一切迸絶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使核議等處詳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聖明

論明堂覃恩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内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皇啓

處竊以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為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寛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太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充其禄倉廩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必致傾覆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

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勑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禀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闕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位踈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廼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慎選哉臣觀唐室如韓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鎮淮南浙西專總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是藉今則不然凡涖其局者但爲揚歷之資耳旦方受署夕已望遷廣納苞苴交結勢要市恩售進惟恐不及其財利豐耗饋運欺隱未甞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入豈暇留心哉秖如近年林瀍李宗詠楊日華等各未逾三數月旋即罷去

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送故迎新寖成大弊抑亦老胥猾吏緣此為奸不可不察也臣欲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轉運等官各於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任滿數周年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兾弊原漸革邦儲增益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覩先降勑節文以河北陜西河東知縣比之諸路民賦邊備歲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僚選擇廉勤幹事之

人於前任職官令録内同罪保舉充京官知縣者自降
勑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　降告勑於本任改京
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逐路有知縣員闕即便就差蓋
朝廷以邊鄙未寧財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
委羣僚精擇良吏不循常格就轉優秩用綏疲俗以濟
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之人秖合並充三路知縣訪聞
數内著作佐郎魏及甫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
丞唐叔夏見監并州軍貴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并州

永利監著作佐郎葉仲館見監滄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坊州録事參軍臣細詳勑意為比逐路稅賦科率稍重諸縣闕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差於逐處監當幷知録深屬不便其魏及甫等欲乞依應元勑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似此不係親民者亦乞勘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無可責成僥倖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盖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佗官恥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列為僉判不繇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

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僉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臣伏詳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閤門報告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近日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公事為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

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敘述乞改官續又羣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印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令來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懐德復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懐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聽人之寡廉一至於是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事陳乞恩理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勘劾重行朝典庶使僭妄之闕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案見管營房倉庫店宅等四百餘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來重建太祖開先殿雖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所有看池樓福聖院等並准傳宣權住竊慮非次別降指揮依前興作緣近年土木之功未嘗暫息材植工匠即日闕乏兵士勞役動有咨怨兼逐處並差内臣監修不以有無准備立須辦集惟務速畢以圖轉官況國家倉廩未實

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取濟伏望聖慈省察候開先
殿畢功日除營房倉廒等合修葺外應係寺觀園苑不
必一時集辦乞一切權罷兼詳景祐二年二月八日宣命
節文應修造了畢使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
奬如顯有功績即等第與支賜如違當行勘斷欲望今
後監修使臣等並依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
實効只與支賜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尚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詗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略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即遷延引避又隣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

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寃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勑丁寧罕或遵守臣欲此令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出違日限者並委提刑司晝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寃濫

正刑 八篇

乞斷章貴

第一章

臣伏覩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韋貴降兗岳
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况韋貴當兵士構叛之時
不能死節為其戎首同惡相濟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
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酬其後效特貸深刑此而可
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將則罪死無赦且將有其意
尚無可免之理况悖逆之狀如是之甚乎兼聞韋貴嘗
發妄言激成逆志追兇徒之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悖理
亂常天共棄及上師之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

納以盖前愆貸諸人祇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允為得宜設欲從輕免其孥戮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寛典也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監稅韋貴欲乞重行處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見謀背叛戕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脇相繼遇害而韋貴不能死節仍助兇威

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刼奪財物戮辱良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累抗王師及攻具外合衆心内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怙亂無甚於此朝議録其罪愆使圖後效免死為幸況冒難致死者曽未甄録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謀責臣竊恐無由奬激忠議而垂誡將來也其韋貴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覩近降勑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奏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槩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廪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監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慎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暱於愛

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不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為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陜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僚舉曾歷三路差遣諳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後稍下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論疎決

臣竊見常年四五月内皇帝親臨疎決罪人並從減降

已成定制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有收坐干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杖人多是用情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敝倖欲乞指揮今後纔人三月應有合行結絶公事嚴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絶奸弊

論内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為於慶歷五年二月係内東門手分發意同胡可觀與雜買務同情盜用羅帛等入

已事發其雜買務監專並該決配内用景為首合得絞

胡可觀為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其用景避罪逃走三司

尋具申奏乞不原赦減降至三年三月内捉獲奉聖旨

決脊杖十七配黄州牢城為患未決本州不詳前來指

揮却原赦減降決臀杖十七為患未區分昨駕船上京

遂告囑造軍器及北作坊手分等指射充本坊皮匠近

押赴省司斷先寄仗數遇夜未決依前逃走尋已捉獲

竊聞奉傳宣劄子令免徒罪只配北作坊工匠緣周

景原情至重減死已優若更免刑深屬長惡況可觀為從尚該徒配豈可為首之人却全免罪刑罰一濫則狡吏得以為奸無所畏懼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下三司子細根勘依元降徒罪更不令充工匠改配遠地州軍牢城收管所貴頑猾之輩不能幸免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奎奏勘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勲郎中張可久招伏不合在任日

於部下興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違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今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賣過別無見在議罪必輕況前件條貫本為細民所投按張可久本庸鄙之資濫按察之任為朝廷之倚重乃一方之表帥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或有以贓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疎决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

臣僚等或犯興販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即依舊條施行所貴貪猥之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第一章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瑩近滄州制勘迴向綬准前變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雖變前後三四次況證驗分明絶無疑慮原情至重坐死猶輕若候

具案定罪必致淹延月日干連人等盛暑之際枉被禁
繫實可傷憫其向綬欲望只據累次勘到罪狀特行重
斷俾幽冤得伸狡吏知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判太常博士江中立自縊
身死累次勘鞫拒抗翻變只乞據前後勘到情款定斷
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
守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況向綬本意怒中立欲擿

發所為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犯有狀自有朝廷之法向緩何得輒用威勢凌迫一至於是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今後長吏恣為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即便行捃拾置於非所或迫令自盡或鍛成重罪必無由理雪所繫事體甚大欲望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警戒將來

請法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於部内置買物業并剩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兼蚤踐周行荐叨煩使專總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涖下竭節奉公而乃不顧朝章自為非法竊慮疎決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于部下創置物産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擯棄終身其魏兼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法外重行以警貪猥

請贓吏該恩未得敘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既犯贓污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明堂大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録用若張可久先任淮南轉運使日以自販私鹽剩收職田黜削累經敘用已任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

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不一例録用所貴贓吏稍知
警懼

包孝肅奏議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包孝肅奏議集卷五

宋　包拯　撰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畿内東明襄邑等縣亦有刼賊並未捕獲雖已選差武臣切恐結集轉多為患不細兼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併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嘯聚所在竊發况曹兖

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劇賊之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過差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禀監督捕捉今欲乞選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俾之撫綏兼督責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速得剿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方略强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澇相繼物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免租賦優加賑恤而迄今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鄆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時擒捕頗甚兇猛蓋長吏與巡檢縣尉罕得其人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稔成大患爲朝廷深憂不可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淛東鄂隣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爲巨盜刼害居民郡邑悉不能制禦幸而殲滅無謂邪

小蜂蠆有毒且四方藩郡兵伍絶少多者不逾數百輩皆厮役羸卒又驕惰難用寛之則逾慢急之則主禍心不更訓練目不識行陣驅之禦寇必先事而敗雖烏合嘯聚莫能久長而生靈塗炭矣則國家將何道而猝安之況今國用窘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之輩相應而起胡可止焉伏望陛下督責有司精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罷其巡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

察如庸懦不才者速具體量充替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捉凈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

請斷銷金等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闤闠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憚臣伏詳編勑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違並科違制

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真宗
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
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致數十年
間中外絶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
寖以公行近日尤甚其戚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
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
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
禁止切慮糜壞金寶扇長澆風競事浮華大損聖化欲

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絶

臣庶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録左右軍廵官屬不得請謁幷追

贓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殿進呈劄子内一道以開封府

司録左右軍廵院刑禁最繁其官屬等但務請謁本局

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録司本職官員及左右

軍廵判官如勘大辟罪人非公事不得出入請謁所貴

閲實獄情不至冤濫并一道起請凡諸處勘鞫盜賊公
事合追取典賣寄留贓物並須子細根問確實月日件
號錢數具牒所屬州縣仍先檢索簿歷照證委無差異
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入等的實因依文狀入案方
得追取逐件贓物牒送仍於回牒内一一附録簿歷上
月日件號及逐人分析因依文狀以憑照會行遣免致
抑勒人户陪備贓物枉陷平人兼申明先降條貫至今
多日未見指揮伏望聖慈特令檢會所進劄子施行

請絶三番取索

臣昨奉勑差送伴契丹人使伏覩三番諸司人依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先次取索羊麪雞鴨魚兎之屬廣設酒肴以待兩番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自備供應及至雄州動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番下一行使臣等并散直殿侍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内紐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數況常年兩次國信使自有久來體

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到雄州方有過界之期兼接伴使副到本處尚住三兩日亦足可祇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國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只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其送伴即先兩日分頓仍只得於當頓排辦祇應如合依衮過驛頓即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遞相管設及饋運並乞嚴行止絶兼候送人使過界即令使副前一日回京庶沿路州縣驛頓易為供給稍免搔擾官司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指揮許令回易之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罷回易雖近降條約罕或遵行緣逐路不以遠近廣令興販並將物貨抑配人戶不惟誅剝細民兼又阻絶商旅以致賣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為本路鹽酒稅課利逓年以此大段虧少蓋侵奪使然是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朝廷況逐州合破官錢不少若只用管設軍員犒

勞賓客自亦有餘但好進之輩圖規厚利交結權幸以為身計爾臣欲乞應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及人使路分即與量添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於此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望嚴賜止絶如敢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第一章

臣奉勑差與趙槩等録問冷清公事臣尋往軍廵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欵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情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高繼安欵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免而妄談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為名扇惑州縣頃年於潭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都城之内豈可令此輩輕慢憲

法惑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為國生事防微杜漸不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惑中外況狂偽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忍孰不可恕兼風霾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陛下察變異之來顧

宗社之重特出宸斷速令誅夷免奸邪之類別起釁端浸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治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紹宗自殘支體稔懐奸詐扇誘聾俗聚集兇黨創修寺宇鎔鑄佛像靡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掊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

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正道有為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包孝肅奏議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包孝肅奏議集卷六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包孝肅奏議集卷六

宋 包拯 撰

按劾一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别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

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白為黒惑亂陛下耳目動揺大臣爵位以取竒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隂拱持禄竊位素飡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觧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

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
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誤明無
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
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
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
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
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
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求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

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
逸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為名
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
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
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
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為謗讟時宰
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俟
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

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
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
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
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
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
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
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
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

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讟未蒙俞允實切憂

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降抑然自去冬言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懐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劄子早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第三章

近為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連
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體無
妨遂除淮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巳指揮中書后妃
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質之公論經久為允今來
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
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譁失
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
誡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吴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

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勑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爲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爲國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授張
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
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歸院供職仍趣發赴河陽
庶幾稍弭謗讟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
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
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
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
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

施行不勝懇激之極取進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進呈

奉聖旨如今後張竟佐别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

呈執奏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論李昭亮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

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寛假人欲必從

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

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令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頻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

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
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匃天下利害固
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
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
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
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
慮必賜裁擇

第三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闕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邊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令就移未逾數日却除昭亮知真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赴闕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求便郡朝廷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遽有此命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此豈大臣之所為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為不允所涖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

甚緣秦州密接蕃部最為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
制嚮來未嘗輕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
必致士卒驕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鎮傳聞
害事豈不大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
赴澶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在任公綽候將來滿日
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覬覦
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敢再三
極論之必望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日奉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地令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指揮物議喧然竊緣任用大臣出於聖斷如丁度實曾上殿妄自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虚誑中傷近列即乞各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朝廷姑務含容不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

事者得以離間疑惑聖聽隳紊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
聖慈將丁度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朝
廷重行降黜令開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然依
前為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
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新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

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姦慝瀆亂國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隣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恕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顧君親胡為惕厲況當㒺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

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孜分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今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三次論列郭承祐乞朝廷據其迹狀重行降黜至今未奉俞旨臣等實以為憂然所憂者非謂以言未

從及身計也誠憂國家威令不行則凶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發賊亂之萌貽戚將來固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慎於微小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即能戡定所傷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天聽以摧壓橫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陛下何惜一倖臣不正其罪使威令行朝廷肅明

示四方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

必賜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

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

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

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

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誤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黄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爲隱避不終其說漢

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為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秪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曁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巳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猾鷄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

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雞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諠譁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聞秖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況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輙敢私懷怨望譏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楊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為寛貸兼母年八十别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憚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

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
特出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
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
膴士亟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聖朝
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
伏況江西重地爲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

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起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廉一至于是欲乞申明前命諭之致仕或與别移一郡

彈王逵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憚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掊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逵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

人户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若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致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户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為國生事且楊紘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尚降差遣況王逵害民蠹化衆議不容欲望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

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司體
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寧無私
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朝旨兼王逵先任荆湖
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
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遇霈澤棄瑕録用然
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為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
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
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楊紘例降一小郡所貴天

下酷吏稍知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曽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累任皆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赦宥不可復任職司乞追還勑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掊尅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寛恩於逵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為富庶財

賦錯出朝家仰給若命酷吏為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卹物之心況薛紳楊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别無罪狀尚降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為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紳楊紘例與移一藩郡則為害差小

第四章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爲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間提刑李道寧又移知瀘州却係王逵權兼管勾泊見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下咸替罷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猜嫌方行捃拾以逞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寧録狀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

所有下咸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别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令更在本任亦乞與移别處差遣免致鍛成大獄枉陷非辜

第五章

臣伏聞就差知徐州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逵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為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霈澤棄瑕録用

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逵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詔命且令依舊知州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逵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

蠻洞結集兇黨為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池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下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捃拾以逞私憾凡追攝干繫五六百人在禁鍛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逵罪犯尤多朝廷亦不曾盡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愈更率易殊無畏憚尋以舊事發覺被劾秪降知光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霈澤錄用緣王

逵奸險慘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朝省

仰給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

方能辦集以王逵狠愎任性必也違戾敗事不止一路

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更

令居表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使

王逵乞與改授藩郡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不足

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慚懼不知所措臣今略具
王逵逐任事狀伏乞聖慈特賜睿察按王逵先任湖南
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里正令納見錢只潭
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淪歿及賣過產業者並令見佃
人陪納凡千連數千戶其部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
民例遭枷錮逃移死亡者無數及臣僚論奏朝廷特與
放免又隱匿朝省指揮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
發覺遂降知池州其他違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

言伏見王逵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簪紳心同蛇蝎
因緣奸詐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茍圖進
擢民被殺者罔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
設大會以感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
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笞撻其人心
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民吏
恣行威福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量適屬高良夫未
到李道寧移任王逵權本司公事乃妄疑前知洪州卞

咸到闕說其事迹遂追捕平民數百人只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搆成卞咸之罪況卞咸替罷將及一年方行捃拾以逞私憾中外莫不扼腕憤嗟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荆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爲恣横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遂邇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贓濫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劾止降知光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赦宥不可復付以表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國家

進才良退苛暴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臣實為朝廷重惜之伏望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并章珉先勘下咸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即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況楊紘薛紳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只以行事或有過當尚降差遣不與牽復職司較之王逵彼實非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部述惟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伏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准勑赴蔡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兼准勑連陳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閻士良強買騾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者竊緣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

七狀亦合晝時行遣不合却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勘官將所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兼訪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繫頗久罪非本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著如該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疎放盛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

邊寄中外之議共以爲不可乞選有材略武臣充替至今未嘗施行臣伏見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爲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寧肅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効也方今不患不患之材但患不能用爾緣雄州最爲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構

是釁隙故必有為之謀者可不熟慮而預防之哉伏望
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磬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丞
俊為親將就婚丞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
勑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宮審
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
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又

太常禮院勑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爲
親其李緩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
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
參擇按李綬闒冗之餘軒裳所絶嚮縁進納已濫寵恩
豈可更冒瀆國姻壓鄙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
紊彝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德閥仍乞申命
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勑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勑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少卿物論喧然未為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六人令織造駞毛叚子及打三黄鏁諸般私下雜作並是名目破剩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紐贓絹一千六百餘匹有零據法寺准律監官及主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事該疎決降從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

更罰銅一十斤放奉勑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表率為先既自犯於邦刑宜不齒於朝序按任弁本以庸質濫玆重寄不能正身涖下而乃徇利敗官雖該赦恩例許録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牽復舊職列在卿曹即事緣情實辜聖化況任弁雖免追官勒停亦合降資叙用欲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罰不濫清濁有别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閤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縁繇中外疑惑蓋自明堂覃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効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使名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為便頃歲楊懷敏興修不已大為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為名疏決水勢飄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

其若況逐州軍自屬長吏等筦構豈假更設斯局兼士

良到闕奏事僅及兩月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為功邀求

進秩既得之後何所不至寖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

隙釁為害不細伏望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

移士良與别路差遣庶免向去别啓釁端

請罷王渙榷貨務

臣等伏見監榷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

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叙除班行勾當作坊之時又

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獪善能交結以恣其為只如先降條貫勾當榷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使乞改差勾當榷貨務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獪之明驗也且榷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汙之餘妄居是職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

上訢國家浸以遺利儻不速爲解罷則其爲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爲王渙前後犯贓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憸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廉强濟朝臣使臣兩員共幹其任必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國用庶幾乎足矣

辦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勅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親奉
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粗陳本末
緣吳奎荷陛下不次擢用致敢言事不避權倖以是忌
嫉者衆非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之理況唐介輕妄之
詞誣罔天聽固聖鑒悉以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
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責豈可見朝廷事有過舉循默
不言而令諫官横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
公議痛惜之欲望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

謂吳奎所惜者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塞矣惟聖度曲賜裁察則天下幸甚

包孝肅奏議集卷六